



荀子
箋
釋

五

13
3208
5



口 13
3208
5

嘉善謝氏

荀子卷第十二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倬注

正論篇第十八

世俗之為說者曰主道利周是不然此一篇皆論世

以正論辨之周密也謂隱匿其情不使主者民之唱

也上者下之儀也謂下法上表儀也彼將聽唱而應視儀而

動唱默則民無應也儀隱則下無動也不應不動則

上下無以相有也上不導其下則下無若是則與無

上同也不祥莫大焉故上者下之本也上宣明則下

治辨矣宣露辨別也下知所上端誠則下愿慤矣上

荀子

卷十二 正論篇

一

嘉善謝氏

公正則下易直矣。上公正則下治辨則易一愿慤則

易使易直則易知易一則彊易使則功易知則明是

治之所由生也。上周密則下疑玄矣。玄謂幽深難知

同。上幽險則下漸詐矣。幽隱也。險難測也。漸進也。如

也。子廉反。上偏曲則下比周矣。疑玄則難一從故難一也。

漸詐則難使比周則難知。人人懷私親比則上不可

君長勞也。難一則不彊難使則不功難知則不明是亂之

所由作也。故主道利明不利幽利宣不利周故主道

明則下安主道幽則下危。下知所從則安不故下安

則貴上下危則賤上。賤猶惡也。故上易知則下親上

賤猶惡也。故上易知則下親上

矣。上難知則下畏上矣。下親上則上安下畏上則上

危。謀上則故主道莫惡乎難知莫危乎使下畏己傳曰

惡之者眾則危。書曰克明明德。書多方曰成湯至于

詩曰明明在下。詩大雅大明之篇言文王之德明故

先王明之豈特玄之耳哉。直特猶

世俗之為說者曰桀紂有天下湯武篡而奪之是不

然以桀紂為常有天下之籍則然。以常主天下之圖

為嘗籍當為憑藉之藉下文云執藉謂執

力憑藉也。有之而不能用故曰不能親有親有天下

之籍則不然。躬親能有天下則不能治之也。天下謂在桀紂則

不然古者天子千官諸侯百官以是千官也。令行於

諸夏之國謂之王。夏大也。中原之大國。以是百官也。令行於境內。國雖不安。不至於廢易。遂亾。謂之君。僅存之君。聖王之子也。孫也。有天下之後也。執籍之所在也。天下之宗室也。然而不材不中。不中謂處事不當也。中丁仲反。內則百姓疾之。外則諸侯叛之。近者境內不一。遙者諸侯不聽。令不行於境內。甚者諸侯侵削之。攻伐之。若是則雖未亾。吾謂之無天下矣。聖王沒有執籍者。罷不足以懸天下。聖王禹湯也。有執籍者謂其子孫。罷謂弱不在事也。懸繫也。音懸。天下無君。桀紂不能治天下。諸侯有能德明。威積海內之民。莫不願得。以為君師。師長。然而暴國獨侈。安能誅之。暴國即桀紂也。侈謂奢汰放縱。

必不傷害無罪之民。誅暴國之君。若誅獨夫。天下皆去無助之者。若然。若是則可謂能用天下矣。能用天下之謂王。湯武非取天下也。非奪桀紂之天下也。脩其道行其義。興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下歸之也。桀紂非去天下也。非去天下也。反禹湯之德。亂禮義之分。禽獸之行。積其凶全其惡。而天下去之也。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亾。故桀紂無天下。而湯武不弑君。由此效之也。天下皆去桀紂。是無天下也。湯武誅獨夫耳。湯其為弑君乎。由用也。效明也。用此論明之。湯武者。民之父母也。桀紂者。民之怨賊也。今世俗之為說者。以桀紂為君。而以湯武為弑。然則是誅民之父。

母而師民之怨賊也。師長不祥莫大焉。以天下之合為君則天下未嘗合於桀紂也。然則以湯武為弑則天下未嘗有說也。直墮之耳。自古論說未嘗有此世故天子唯其人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彊莫之能任。至勝者乃能至大也。非至辨莫之能分。至大則難詳。故非至眾也。非至明莫之能和。其情偽不能和輯也。此三至者非聖人莫之能盡。故非聖人莫之能王。如此三者非聖人安能王乎。王于況反。聖人備道全美者也。是懸天下之權稱也。懸天下如權稱之懸。揔知輕重也。稱尺證反。桀紂者其知慮至險也。其至意至闇也。至意當為志意。其行之為至亂也。親者疏

之賢者賤之。生民怨之。禹湯之後也。而不得一人之與。劓比干。囚箕子。身死國亾。為天下之大僂。後世之言惡者必稽焉。言惡者必稽考桀也。不能容有其妻子。是如龜鏡也。猶言不能保也。妻子之徒也。列子梁王謂楊朱曰。先生有一妻一妾不能治也。故至賢疇四海。湯武是也。至罷不容妻子桀紂是也。疇四海謂以四海為疇域。或曰疇與籌同。謂計度也。○古以疇為儔。楊注未是。今世俗之為說者。以桀紂為有天下。而臣湯武。豈不過甚矣哉。以桀紂為君。以湯武為讐之。是猶偃巫跛匡大自以為有知也。匡讀為佞。癢疾之人。王霸篇曰。賤之奚若。言世俗此說猶巫故。可以有奪人國。不可以有

奪人天下可以有竊國不可以有竊天下也。一國之人易服故可以有竊者天下之心難歸故可以有奪之者可以有國而不可以有天下竊可以得國而不可以得天下是何也曰國小具也可以小人有也可以小力持也天下者大具也不可以小力持也國者小人不可以小力持也不可以小力持也國者小人可以有之然而未必不亾也。小人既可以有之則易滅天下者至大也非聖人莫之能有也。

世俗之為說者曰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治古古之刑也書曰皋陶方施象刑惟明孔安國云象法也案

書之象刑亦墨黥。世俗以為古之重罪以墨涅其面非謂刑象也。墨黥而巳更無劓刑之刑也。或曰墨黥當為墨幪但以墨巾幪其頭而已。注怪嬰。當為澡濯其布為纓鄭云有事其布以冠之飾令罪人服之禮記曰總冠澡纓鄭云有冠之飾也。澡或讀為草慎子作草其艾畢。共未詳或衍字耳艾蒼白色畢與韠同纓也。其艾畢。絨也所以蔽前君以朱大夫素上爵韠令罪人服之故以蒼白色。菲對屨。菲草屨也對當為為鞞也。注紱當作鞞。紱傳寫誤耳紱當為也。慎子作紱言罪人或菲或鞞為屨故曰菲紱屨殺紱方孔反對或為蒯禮有疏屨傳曰蒯蒯之菲也殺紱衣而不純以赤土染衣故曰紱衣純緣也殺之所慎子曰有虞氏之誅以畫跪當黥以草纓當劓以履當劓以艾畢當宮此有虞之誅也又尚書大傳曰唐虞之象刑上刑紱衣不純治古如是。世俗說以是中刑雜屨下刑墨幪幪巾也。治古如是。不然以為治邪則人固莫觸罪非獨不用肉刑亦不

用象刑矣。以為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然則是殺
 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庸人不
 知惡矣。亂莫大焉。惡鳥路反凡刑人之本。禁暴惡惡。且徵
 其未也。徵讀為懲。未謂將來。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是謂
 惠暴而寬賊也。非惡惡也。故象刑殆非生於治古。竝
 起於亂今也。今之亂世。妄為此說。治古不然。凡爵列官職。賞慶
 刑罰。皆報也。以類相從者也。報謂報其善惡。各以類相從。謂善者得其善。惡者得其惡。
 者得其一物失稱。亂之端也。失稱謂失其所稱。類
 德不稱位。能不稱官。賞不當功。罰不當罪。不祥莫大
 焉。昔者武王伐有商。誅紂。斷其首。懸之赤旂。史記武王
斬紂頭懸

之太。白旂。此云赤旂。所傳聞各異也。禮記明堂位。夫
 說旂曰。殷之大白。周之大赤。即史記之說。非也。夫
 征暴誅悍。治之盛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
 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刑稱罪。則治不稱罪。
 則亂。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治世刑必行。則不敢犯。
 易犯。故輕。李奇注。漢書曰。世所犯治之罪。固重。犯亂
 以治。乃刑重。所以亂。乃刑輕也。犯治之罪。固重。犯亂
 之罪。固輕也。治世家。給人足。犯法者少。有犯。則眾惡
 者多。不可盡用。重典。當輕也。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書甫
言世有治亂。故
法有輕重也。
 世俗之為說者曰。湯武不能禁令。是何也。言不能施
禁令。故有
 所不。曰。楚越不受制。是不然。湯武者。至天下之善。禁
 至者。

令者也。湯居亳，武王居鄗，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為一諸侯為臣，通達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震與也。曷為楚越獨不受制也？彼王者之制也，視刑執而制械用。即禮記所謂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稱遠邇而等貢獻，豈必齊哉？稱尺證反。故魯人以糖衛人用柯，齊人用一革。未詳或曰方言云：盥謂之糖，孟謂之似不合。孟宋本作或字，今方言作孟至糖張也。與正文此注恐有傳會。土地刑制不同者，械用備飾不可不異也。故諸夏之國同服同儀。儀謂風俗也。諸夏迫近服也。蠻夷戎狄之國同服不同制。夷狄遐遠，又各在

之服其制封內甸服。王畿之內也。禹貢五百里甸服。案周語封俱作封外侯服。畿外也。禹貢五百里侯服。邦古封邦通用。封外侯服。孔云甸服之外五百里也。侯侯也。斥侯而服事王。侯衛賓服。韋昭注國語曰：侯也。韋昭云侯服而服事王。侯衛賓服。侯圻五百里。中圻至衛圻其間五圻。圻五百里。五五二千五百里。侯國之界也。謂之賓服。常以服貢賓見於王。五圻者侯圻之外甸圻甸圻之外男圻男圻之外采圻采圻之外衛圻。康誥曰：侯甸男采衛是也。此據周官職方氏與禹貢蠻夷要服。職方氏云：衛服之外五百里曰蠻異制也。蠻夷要服。又其外五百里曰夷服。孔安國云：要謂要束以戎狄荒服。職方氏所謂鎮服蕃服也。文教要一昭反。戎狄荒服。韋昭曰：各相去五百里。九州之外荒裔之地與戎狄同俗。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終王。韋昭曰：日祭祭於亦然。月祀於曾祖也。時享於二祧也。歲貢於壇。墀日也。終謂世終朝嗣王也。○曾祖今韋注作曾高。曰

祭月祀時享歲貢。此下當有終王二字誤脫耳。夫是之謂視形執

而制械用稱遠近而等貢獻。是王者之至也。至當為志識遠。

日祭月祀之屬。然後曰受制邪。是規磨之說也。規磨猶言差錯之說也。規者正圓之器。磨久則偏。盡而不

差韓子曰規有磨而水有波。我欲溝中之瘠也。謂行更之無柰之何。此通於權者言也。

者在溝壑中羸瘠也。則未足與及王者之制也。語曰。淺

不足與測深。愚不足與謀。知坎井之鼃不可與語東

海之樂。此之謂也。言小不知大也。司馬彪曰。坎井。壤

或作壇。井。鼃。尸媧反。○正文淺不足。宋本作淺不可。

也。後世因謂之禪位。世俗以為堯舜德厚。故禪讓聖賢。

後世德薄。故父子相繼。荀卿言堯舜相承。但傳位於

賢而已。與傳子無異。非謂求名而禪讓也。案書序曰。

將遜于位。讓于虞舜。是亦有讓之說。此云非禪讓。蓋

書序美堯之德。雖是傳位。與遜讓無異。非是先自有

讓意也。孟子亦云。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

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曰。孰與之。曰。天與。是

之。又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也。

天子者。執位至尊。無敵於天下。夫有誰與讓矣。讓者

敵之名。若上下相懸。則道德純備。智惠甚明。南面而

無與讓矣。有讀為又也。聽天下生民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天下無

隱士。無遺善。無隱藏不同焉者。是也。異焉者。非也。夫

有惡。擅天下矣。夫自知不堪其事。則求賢而禪位。今

以堯舜之明。聖事無不理。又烏用禪

嘉善謝氏

正論篇

嘉善謝氏

嘉善謝氏

嘉善謝氏

哉曰死而擅之或者既以生無禪讓之事因謂是又堯舜預求聖賢至死後而禪之是又不然聖王在上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一本舊校云德而皆使民載其事而各得其宜不能以義制利不能以偽飾性則兼以為民則兼并之令盡為民畏也聖王已沒天下無聖則固莫足以擅天下矣禪讓天下有聖而在後者則天下不離有聖繼其後者則天朝不易位國不更制天下厭焉與鄉無以異也順服貌一涉反以堯繼堯夫又何變之有矣言繼位相承豈為禪讓改聖不在後子而在三公則天下如歸猶變與他人乎復而振之矣後子謂丹朱商均也三公宰相謂舜禹天下如歸言不歸後子而歸三公

也復而振之謂猶如天下已去天下厭然與鄉無以異也而衰息今使之來復而振起也唯其徙朝改制為難謂殊徽號異制度也舜禹相繼與父子無異所難而不忍者在徙朝改制也後世見其改易遂以故天子生則天下隆致順而治論德為擅讓也而定次皆得其一隆謂天下之人死則能任天下者必有之矣夫禮義之分盡矣擅讓惡用矣哉夫讓者禮聖王但求其能任天下者傳之則是盡禮義之分矣豈復更求禪讓之名哉曰老衰而擅是又不然血氣筋力則有衰若夫智慮取舍則無衰曰老者不堪其勞而休也是又畏事者之議也或者畏禪勞苦以為天子者執至重而形至佚心至愉而聖王亦然也

志無所詘而形不為勞尊無上矣。衣被則服五采雜

閒色。衣被謂以衣被身服五采言備五色也。閒色紅碧之屬禮記曰衣正色裳閒色也。重文

繡加飾之以珠玉。食飲則重大牢而備珍怪。臭味

重多也。謂重多之以太牢也。珍曼而饋。曼當為萬饋怪奇異之食也。期當為綦極也。曼而饋。曼當為萬饋

舞而代宰而食。宰未詳蓋香草也。或曰宰讀為藁即進食禮茵著用茶實綏澤焉。俗書澤字作水傷宰傳

既夕禮遺其水耳。代宰而食謂焚香氣歇即更以新者

代之。案正文宰本作臯故注一云臯未詳再云臯當為藁即所謂蘭茝藁本也。三云當為澤俗書澤字

作水。旁臯傳寫誤遺其水耳。史記天官書其色大園

黃渾。即黃澤是其證。今本及宋本皆脫誤。若水旁作

宰乃澤字正體。雍而徹乎。雍詩周頌樂章名奏雍而

徹言其五祀執薦者百人侍西房。周禮宗伯以血祭

僭也。

五祀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也。或

曰此五祀謂祠祠烝嘗及大禘也。或曰國語展禽曰

禘郊祖宗報此五者國之祀典也。皆王者所親臨之

祭。非謂戶竈中雷門行之五祀也。薦謂所薦陳之物

。遯豆之屬也。侍侍立也。居則設張容負依而坐。諸侯

趨走乎堂下。居安居也。聽朝之時也。容謂羽衛也。居

謂之依亦作展。展依音同。或曰爾雅云容謂之防。郭

璞云如今牀頭小曲屏風。唱射者所以自防隱也。言

施此容於戶牖間。負之而坐也。○注所以自防隱也。言

自防隱也。宋本作所以隱見也。誤。今改正。出戶而巫

覲有事。出戶謂出內門也。女曰巫。出門而宗祀有事。

出門謂車駕出國門。宗者主祭祀之官。祀當為祝。有

事謂祭行神也。國語曰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

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次主之度

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祇氏姓之所出。而心

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禮絜之服而敬恭明神者為之
 祝韋昭曰宗大宗伯也掌祭祀之禮祝大祝掌祈福
 祥也○注上下之神祇氏姓之所出今國語無祇字
 所字宋本有之與周禮大宗伯注合宗大宗伯也韋
 注無大字又祝大祝舊本誤乘大路趨越席以養安
 作禮記曰大祝今皆攷正大路繫纓一就趨衍字耳越席
 結蒲為席養安言恐其不安以此和養之按禮以大
 路越席為質素此云養安以為盛飾側載翠芷以養
 未詳其意或曰古人以質為重也
 鼻翠芷香草也已解上於車前有錯衡以養目約軾
 錯衡毛云和鸞之聲步中武象騶中韶護以養耳和
 錯衡文衡和鸞之聲步中武象騶中韶護以養耳和
 皆車上鈴也韓詩外傳云鸞在衡和在軾前升車則
 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皆所以為行節也許
 慎曰和取其敬鸞以象鳥之聲武象韶護皆樂名騶
 當為趨步謂車緩行趨謂車速行周禮大馭云凡馭
 路行以肆夏趨以采齊以鸞和為節鄭云三公奉軾
 行謂大寢至路門趨謂路門至應門也

持納○軾前也納與軾同○注內轡謂馬內轡繫軾前者
 改諸侯持輪挾輿先馬○挾輿在車之左右也先馬導
 正馬大侯編後大夫次之○大侯國稍大在小侯元士
 者次之○小侯僻遠小國及附庸也元士上士也禮記曰
 士視附庶士介而坐道○甲坐於道側以禦非常也庶
 庸也○庶士介而坐道○甲坐於道側以禦非常也庶
 人隱竄莫敢視望居如大神動如天帝○言畏敬持老
 養衰猶有善於是者與不老者休也休猶有安樂恬
 愉如是者乎○不老老也猶言不顯顯也或曰不字衍
 樂過故曰諸侯有老天子無老○諸侯供職貢朝聘故
 此與天有擅國無擅天下古今一也○讓者執位敵之
 子異也○嘉善謝氏

有請於天子而讓。夫曰堯舜擅讓，是虛言也。是淺者之傳，陋者之說也。不知逆順之理，小大至不至之變者也。小謂一國，大謂天下。至不至猶言當不當也。未可與及天下之大理者也。

世俗之為說者曰：堯舜不能教化，是何也？曰：朱象不化，是不然也。堯舜至天下之善，教化者也。南面而聽天下，生民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言天下無不化。然而朱象獨不化，是非堯舜之過。朱象之罪也。朱象，乃當誅戮者，豈堯舜之過哉？論語曰：上智與下愚不移是也。堯舜者，天下之英也。鄭成注：禮記云：英，謂俊選之尤者。朱象者，天下之鬼。一時之瑣也。言鬼瑣之

人雖被堯舜之治，猶不可化。言教化今世俗之為說，所不及。鬼瑣已解，在非十二子之篇。今世俗之為說者，不怪朱象，而非堯舜，豈不過甚矣哉？夫是之謂鬼說。在妄說。羿蠡門者，天下之善射者也。不能以撥弓曲矢。撥弓，不正之弓。中，丁仲反。王梁造父者，天下之善馭者也。不能以辟馬毀輿，致遠。辟，與躡同。必亦反。堯舜者，天下之善教化者也。不能使鬼瑣化。何世而無鬼？何時而無瑣？自大皞燧人，莫不有也。大皞，伏羲也。燧人，太皞前帝王始作火化者。故作作者不祥。學者受其殃，非者有慶。作鬼瑣者不祥也。有慶，慶言必無刑戮也。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此之謂也。詩小雅十月之交篇。言下民相為妖孽災害，非從天降。噂沓，然相對談語背則相憎為此者主。

耳由人

世俗之為說者曰。大古薄葬。棺厚三寸。衣衾三領。葬

田不妨。田故不掘也。此蓋言古之人君也。三領三稱也。禮記君陳衣於序東西。領南

上故以領言。葬田不妨。田言所葬之地。不妨農耕也。殷已前平葬。無丘壠之識也。不亂今厚葬

飾棺故。拍也是不及知治道而不察於拍不拍者之

所言也。拍穿也。謂發冢也。胡骨反。凡人之盜也。必以有為。其意必

也。不以備不足。足則以重有餘也。○案下而聖王之

生民也。皆使當厚優猶。不知足而不得以有餘過度。

當謂得中也。丁浪反。優猶。寬泰也。不知足。不字。亦行

耳。言聖王之養民。輕賦薄斂。皆使寬泰而知足也。又

有禁限。不得以故盜。不竊賊不刺。盜賊通名。分而言

有餘過度也。故盜不竊賊不刺。盜賊通名。分而言

劫殺謂狗豕吐菽粟而農賈皆能以貨財讓農賈庶

則其餘無風俗之美。男女自不取於涂而百姓羞拾

遺。故孔子曰。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知榮辱。雖珠玉

滿體文繡。充棺黃金。充椁加之。以丹研重之。以曾青

謂之會青。加於丹研。重以會青。言以丹青采畫也。犀

象以為樹。樹中於琅玕。龍茲華觀以為寶。琅玕似珠

琅玕樹。龍茲未詳。觀當為瑾。華謂有光華者也。或曰

龍茲。即今之龍鬚。席公羊傳曰。衛侯朔屬負茲。爾雅

日。蓐謂之茲。史記曰。衛叔封布茲。徐廣曰。茲者藉席

之名。列女傳。無鹽女謂齊宣王曰。漸臺五重。黃金白

玉。琅玕。龍疏。翡翠。珠璣。莫落。連飾。萬民疲極。此二殆

也。疑龍茲。即龍疏。疏鬚音相近也。曹大家亦不解。實

謂寶於棺椁中。人猶且莫之拍也。是何也。則求利之

或曰。茲與髭同。

詭緩而犯分之差大也。詭詐也。求利詭詐之心緩也。夫亂今然後反是。上以無法使下以無度。行知者不得慮能者不得治。賢者不得使。位不得使。若是則上失天性下失地利。中失人和。故百事廢。財物誦而禍亂起。王公則病不足於上。庶人則凍餒羸瘠於下。於是焉。桀紂羣居而盜賊擊奪以危上矣。言在上位者盡如桀紂也。安禽獸行。虎狼貪。故脯巨人而炙嬰兒矣。若是則有何尤。尤扣人之墓。抉人之口而求利矣哉。抉挑也。抉人雖此。僕而葬之。猶且必扣也。安得葬。葬哉。不可得葬。葬而不發。彼乃將食其肉。而齧其骨也。夫曰大古薄葬。故不扣也。亂今厚葬。故

扣也。是特姦人之誤於亂說。以欺愚者而潮陷之。以偷取利焉。夫是之謂大姦。言是乃特姦人自誤。或於潮之中陷之。謂使陷於不仁不孝也。以偷取利。謂借棄死者而苟取其利於生者也。是時墨子之徒說薄葬。以惑當世。故以此譏之。○案潮當作傳。曰危人而淖。古潮字作淖。故淖誤為淖。又誤為潮。自安害人而自利。此之謂也。危害死者以利。生者與此義同。子宋子曰。明見侮之不辱。使人不鬪。論篇。宋子言若。能明見侮而不以為辱之義。則可使人不鬪也。莊子說。宋子曰。見侮而不辱。見推不矜。禁暴息兵。救世之鬪。此人君之德。可以為王矣。宋子蓋尹文弟子。何休注。公羊曰。以子冠氏上者。著其師也。言此者。人皆以見侮為辱。故鬪也。知見蓋以難。宋子之徒也。人皆以見侮為辱。故鬪也。知見侮之為不辱。則不鬪矣。應之曰。然則亦以入之情為

不惡侮乎。曰惡而不辱也。雖惡其侮而不以為辱。曰若
 是則必不得所求焉。必不得。凡人之鬪也。必以其惡
 之為說。非以其辱之為故也。凡鬪在於惡。今俳優侏
 儒狎徒。詈侮而不鬪者。是豈鉅知見侮之為不辱哉。
 狎戲也。鉅與遽同。言此倡優豈然而不鬪者。不惡故
 遽知。宋子有見侮不辱之論哉。然則不鬪者。不惡故
 也。今人或入其央瀆。竊其豬彘。人家出水溝也。如今則
 援劍戟而逐之。不避死傷。是豈以喪豬為辱也哉。然
 而不憚鬪者。惡之故也。雖以見侮為辱也。不惡則不
 鬪。不知宋子雖知見侮為不辱。惡之則必鬪。知宋子
 然則鬪與不鬪邪。亾於辱之與不辱也。乃在於惡之

與不惡也。夫今子宋子不能解人之惡侮而務說人
 以勿辱也。豈不過甚矣哉。解達也。不知人情惡侮而
 如字說。金舌弊口。猶將無益也。金舌以金為舌。金舌
 讀為稅。子宋子見侵侮。金舌弊口。而不對欲以率先。猶無益
 於不鬪也。揚子法言曰。金口而木舌。金或讀為禁。○
 上云說人以勿辱。此蓋言舌弊猶不見聽耳。一說。道
 人木鐸。金口木舌。今即為之。金舌振之。至於口弊。亦
 何益。不知其無益。則不知。是此說無也。知其無益也。
 直以欺人。則不仁。不仁不知。辱莫大焉。發論而不仁
 也。此將以為有益於人。則與無益於人也。與讀為預。本
 也。○預於無益人之論。則得大辱而退耳。說莫病是矣。
 本欲使人見侮不辱。子宋子曰。見侮不辱。應之曰。凡議
 辱。反自得大辱耳。

執辱無害為堯有執榮無害為桀義榮執榮唯君子
 然後兼有之義辱執辱唯小人然後兼有之是榮辱
 之分也聖王以為法士大夫以為道官人以為守百
 姓以為成俗萬世不能易也言上下皆以榮辱為治也士大夫主教化者官
 人守職事之官也今子宋子案不然獨詘容為己慮一朝而
 改之說必不行矣言宋子不知聖人以榮辱為大分獨欲屈容受辱為己之道其謀慮
 乃欲一朝而改聖王之法說必不行也譬之是猶以塽塗塞江海也以
 焦僥而戴太山也塽塗以塗壘塽也焦僥短人長三尺者塽俗字荀書當本作塽塽
 塗泥而塞江海必無用矣躡跌碎折不待頃矣躡與顛同躡二三
 子之善於子宋子者殆不若止之將恐得傷其體也

二三子慕宋子道者也止謂息其說也傷其體謂受大辱○得未詳或云古與礙通梵書以導為礙亦有
本所

子宋子曰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欲為多是過
 也宋子以凡人之情所欲在少不在多也莊子說宋子曰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少為內也故
 率其羣徒辨其談說明其譬稱將使人知情欲之寡
 也稱謂所宜也稱尺證反情欲之寡或為情之欲寡也應之曰然則亦以人之
 情為欲當此欲字衍句當連下說目不欲綦色耳
 不欲綦聲口不欲綦味鼻不欲綦臭形不欲綦佚此
 五綦者亦以人之情為不欲乎曰人之情欲是已曰
 若是則說必不行矣以人之情為欲此五綦者而不

藏版

欲多譬之。是猶以人之情為欲富貴而不欲貨也。好美而惡西施也。古之人為之不然。以人之情為欲多而不欲寡。故賞以富厚而罰以殺損也。謂以富厚賞之。殺減也。是百王之所同也。故上賢祿天下。次賢祿一國。下賢祿田邑。愿慤之民完衣食。以人之情為欲受厚祿。下至愿慤之民。猶得完衣食。皆所以報其功。今子宋子以是之情為欲寡而不欲多也。然則先王以人之所不欲者賞而以人之所欲者罰邪。亂莫大焉。如宋子之說。乃大亂之道。今子宋子嚴然而好說。嚴讀為儼。好說。自喜。聚人徒立師學成文曲。文曲。文章也。然而說不免於以至治為至亂也。豈不

過甚矣哉。

荀子卷第十二

越後佐久間勝校字

正論篇

嘉善謝氏

養鼻也。雕琢刻鏤。黼黻文章。所以養目也。鍾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養耳也。疏房椽額。越席牀第几筵。所以養體也。疏通也。疏房通明之房也。額古貌字。椽額未詳。或曰椽讀為邃。貌廟也。廟者宮室尊嚴之名。或曰額讀為逸。言屋宇深邃綿邈也。策牀棧也。越席翦蒲席也。古人所重。司馬貞曰。疏窓也。故禮者。養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別。曷謂別曰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稱謂各當其宜尺證反。

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養體也。側載畢芷。所以養鼻也。畢芷說在上篇。史記禮書作臭芷。臭亦鼻之誤。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和鸞之聲。步中武象。趨中韶護。所以養耳也。並論篇龍旗九旂。所以養信也。龍旗畫龍旗。兩雅曰。素陞龍于繆。練旂九旗。正幅為繆。旂。

所以屬之者也。信謂使萬人見而信之。識至尊也。養猶奉也。注正幅為繆。宋本繆作緇。元刻作絲。皆誤。今改正。元刻練旂作寢。寢於甲冑者也。持虎皮為弓練旂。與今爾雅同。

衣武士執持者也。詩曰。虎韞鏤膺。劉氏云。畫虎於鈴竿及楯也。案持當為特。字之誤也。寢兕特虎。謂畫輪為飾也。劉昭注。輿服志。引古今注。武帝天漢四年。令諸侯王。朱輪特虎。居前左。兕右。麋小國。朱輪畫特。熊居前。寢麋居左右。白虎通亦曰。朱輪特熊。居前。寢麋居左右。此謂朱輪每輪畫一虎。居前。兕麋在兩旁。卻後而相並。故虎稱特。左右謂每輪兩旁也。寢伏也。大國畫特。虎兕麋不寢。小國則畫特。熊二寢。麋無兕。天子乘輿。蓋畫二寢。兕居左。蛟韞。象蛟形。徐廣曰。右畫特。虎居前。歟。此段若膺說。蛟韞。象蛟形。與上下文。乃蛟魚皮為之。○案史記。蛟作象。蛟形。與上下文。乃馬腋之誤。徐說本說。文揚云。象蛟形。與上下文。乃兕龍一例。絲末。未與。同。禮記曰。君羔幣。虎植。鄭云。勝徐說。絲末。覆替也。絲幣。蓋織絲為幣。伏反。○記無。史彌龍。所以養威也。謂金飾。衡軛之末。為龍首。

也。徐廣曰：乘輿車以金薄繆龍為轡。龍首銜軛。○案：繆，即說文之臙，廣韻引說文云：臙，乘輿金耳也。讀若湖水。一讀若月。令靡艸之臙，金耳謂車耳，即重較也。徐廣說為得之。繆龍，史記作繆龍，索隱云：繆然，龍貌。徐又云：文虎伏軾，龍首銜軛，此引古類及之，非正釋也。銜軛，當從史記注作衡軛為是。

故大路之馬必倍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倍，謂倍加精至也。或以必倍為句，倍謂反之。車在馬前，令馬熟識車也。至極教順，然後乘之，備驚奔也。○史記：倍至，孰知夫出死要節之所以養生也。孰，甚也。出死要節，盡忠於君，是乃所以受祿養生也。若不能然，則亂而不保其生也。要，一遙反。孰知夫出費用之所，以養財也。費用財以成禮，謂問遺之屬是乃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亂而不安也。孰知夫禮

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無禮義文理，則縱之為見若者必死。言苟唯以生為所見，不能為見若者必害。苟唯以利為所見，不能用財。苟怠惰，偷懦之為安若者必危。儒讀為儒，言苟以怠惰為安，危也。○偷懦，非十二子篇作偷懦，苟情說之為樂若，是也。此與勸學篇作偷懦皆非。者必滅。義文理恣其所欲，若此者必滅也。故人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情性，則兩喪之矣。於禮義，則禮義情性兩得，專一於情性，則禮義情性兩喪也。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喪之者也。是儒墨之分也。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

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

治三者偏亾焉無安人偏亾謂闕一也故禮上事天下事地

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所以奉故王者天

太祖謂以配天也諸侯不敢壞謂不祧其廟若魯

懷司馬貞云大夫士有常宗繼別子之後為族人所

也別子若魯三桓也所以別貴始貴始得之本也得當為德言

始穀梁傳有此語得大郊止乎天子而社止於諸

侯道及士大夫道通也言社自諸侯通及士大夫也

祭門及行史記道作蹈亦作略司馬貞曰略音含苞

也言士大夫皆得苞立社僚謂當是道誤為蹈傳寫

又誤以蹈為略耳史所以別尊者事尊卑者事卑

記集解本道及作函及

韓子外傳有積厚之
下也字積薄之誤也

空大者巨空小者小故有天下者事十世十當為七

天子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古者

為成出革車一乘五乘之地有三乘之地者事二

世謂大夫有菜地者得立三廟也持手而食者不得立宗廟食謂農工

也士立二廟也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

積與績同功業也穀梁傳僖公十五年震夷伯之廟

夷伯魯大夫因此以見天子至干土皆有廟也天子

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

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大戴及史記積厚二字不

重大饗尚玄尊俎生魚先大羹貴食飲之本也大饗

先王也尚上也玄酒水也大羹肉汁無鹽梅之味饗

者也本謂造飲食之初禮記曰郊血大饗腥也饗

尚玄尊而用酒醴先黍稷而飯稻粱饗與享同四時

嘉善謝氏

獻也。以玄酒為上，而獻以酒醴。祭齊，大羹而飽，庶羞

先陳黍稷，而後飯以稻粱也。祭齊，大羹而飽，庶羞

也。用謂可用食也。○案大戴，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

禮。齊作齊，史記齊下，有先字。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

隆。貴本親用，兩者相合，然後備成文理。大讀為太，太

成文理，然猶不忘本，而歸於太。一謂大隆於禮，司

馬貞曰：隆，盛也。得禮文理，歸於太。一謂大隆於禮，司

故尊之尚玄酒也。俎之尚生魚也。俎之先大羹也。一

也。一謂二於古也。此以象太古。利爵之不醮也。成事

之俎不嘗也。三臭之不食也。一也。醮，盡也。謂祭祀畢

其爵不卒奠于筵前也。史記作不啐，成事謂尸既飽

禮成，不嘗其俎，儀禮尸又三飯，士佐食受尸，牢肺正

春，加于所，是臭謂歆其氣，謂食畢也。許又反，皆謂禮

畢，無文飾，復歸于朴，亦象太古時也。史記作三侑之

不食，司馬貞云：禮祭必立侑，侑以勸尸，食至三飯而止

每飯有侑一人，故曰三侑。既是勸尸，故不自食也。

大昏之未發齊也。大廟之未入尸也。始卒之未小斂

也。一也。皆謂未有威儀，節文象太古時也。史記作大

醮，子而迎，故曲禮云：齊戒以告鬼神，此三者皆禮之

初，始質而未備，故云一也。○案古廢發音同，通用。

大路之素未集也。郊之麻統也。喪服之先散麻也。一

也。大路，殷祭天車，王者所乘也。未集，不集丹漆也。禮

記云：大路，素而越席，又曰：丹漆，雖幾之美，素車之

乘，麻統，緝麻為冕，所謂大裘而冕，不用袞龍之屬也。

士喪禮，始死，主人散帶垂長三尺，史記作大路之素

幘，司馬貞曰：幘，音稠，謂車蓋素帷，三年之喪，哭之不

示質也。○注未，舊本作亦質者也。

文也。清廟之歌，一倡而三歎也。縣一鍾尚拊之，膈朱

絃而通越也。一也。不文謂無曲折也。禮記曰：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清廟之歌，謂工以樂歌清廟之篇也。一人倡，三人歎，言和之者寡也。懸一鍾，比於編鍾，為簡略也。尚拊之，謂擊鳴球，搏拊琴瑟也。尚古樂，所以示質也。揚子雲：長楊賦曰：拊拊鳴球，韋昭曰：古文，拊為擊，或曰：拊，當為搏，大戴禮作搏。拊，一名相，禮記曰：治亂以相，拊所以輔樂相，亦輔之。義書曰：搏拊琴瑟，孔安國曰：搏拊，以韋為之，實之以糠，所以節樂也。周禮：大祭祀，登歌，令奏擊拊，司馬貞說拊，謂節鍾格也。不擊其鍾，而拊其格，不取其聲，示質也。朱絃，疏越，鄭玄云：朱絃，練朱絃也。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所以發越，其聲故謂之越。疏通之，使聲遲也。史記作洞越，或曰：隔，讀為夏也。○不文，大戴禮亦似本作不反，文字疑誤。凡禮始乎稅，成乎文，終乎悅校。史記作始乎脫，成乎文，終乎稅，言禮始於脫略，成於文飾，終於稅減。禮記曰：禮主其減，校未詳。大戴禮作終於隆，隆盛也。○注：隆字舊本不重，案大戴作終於隆，史索隱所引同。云：隆謂盛也。今据增。

故至備。情文俱盡。情文俱盡，乃為禮之至備。情謂禮也。威儀，其次情文代勝。不能至，備或文勝於情，情復情以歸大一也。雖無文飾，但復情以歸質，素是亦也。神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以當。言禮能上調天，時以分別之，則天時人事皆以為下，則順。以為上，則明。亂也。昌謂各遂其生也。

萬物變而不亂，貳之則喪也。禮豈不至矣哉。禮在下，位則使人順，在上位，則治萬變而不立，隆以為極，而天下莫亂。貳謂不一在禮喪也。

立隆以為極，而天下莫之能損益也。立隆盛之禮，以極盡人情。本末相順，司貞曰：禮之盛，文理合以歸大一禮之終始相應。司馬殺復情以歸太一，是本末相順也。

禮始於脫略。終於稅稅。亦殺也。殺亦脫略。是終始相應也。至文以有別。至察以有說。言禮之至文。以其有尊卑貴賤之別。至察。以其有是非分別之說。司馬貞曰。說音悅。言禮之至察。有以明鴻殺委曲之情。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從之者存。不從者亡。小人不能測也。禮之理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入焉而溺。其理誠大矣。擅作典制。辟陋之說。入焉而喪。其理誠高矣。暴慢恣睢。輕俗以為高之屬。入焉而隊。隊古墜字。墜也。以者溺。以其大。故能使擅作者喪。以其高。故能使暴慢者墜。司馬貞曰。恣睢毀訾也。故繩墨誠陳矣。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縣矣。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設矣。則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於禮。則不可

欺。以詐偽。故繩者直之至。衡者平之至。規矩者方圓之至。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禮不足。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謂之有方之士。足謂無闕。失禮之中焉。能思索。謂之能慮。禮之中焉。能勿易。謂之能固。勿易不變也。若不在禮之中。能慮能固。加好者焉。斯聖人矣。故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無窮者廣之極也。北無竄。聖人者道之極也。故學者固學為聖人。也。非特學為無方之民也。禮者以財物為用。以貢獻類為行禮。以貴賤為文。以車服旗章為飾。以多少為異。之用也。所以隆殺為要。禮或厚或薄。唯其所當。為多少異制也。所以隆殺為要。禮或厚或薄。唯其所當。為多少異制也。

也。文理繁情用省是禮之隆也。文理謂威儀情用謂忠誠若享獻之禮賓

主百拜情唯主敬文過於情是禮之隆盛也。文理省情用繁是禮之殺也。若尊之尚立酒本於質素情

過於文雖減殺是亦禮也。文理情用相為內外表裏並行而雜是禮之中流也。或豐或殺情文代勝並

清濁相混也故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厚小禮則盡其降殺中用得其大禮則極其隆步驟馳騁厲驚不外是矣。是君子之壇宇宮廷也。厲驚

也史記作廣驚言雖馳騁不出於外是民也。是猶此也民於是其中焉。方皇周挾曲得其次序是聖人也。方皇讀為仿徨猶徘徊也挾讀為決而也言於是禮之中徘徊

周而委曲皆得其次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序而不亂是聖人也

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聖人所以能厚重者由積禮也弘

大者由廣禮也崇高者由隆禮也明察者由盡禮也司馬貞曰言君子聖人有厚大之德則為禮之所歸積益弘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此之謂也。引此明廣也

皆合禮者謹於治生死者也。謹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

終始俱善人道畢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終終始如一

是君子之道。禮義之文也。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

其有知而慢其無知也。是姦人之道而倍叛之心也。

君子以倍叛之心接臧穀猶且羞之而況以事其所

隆親乎。音義已解在王霸篇莊子曰穀或曰穀讀為鬪穀於菟之也所隆親所謂哺乳小兒故死之為道也一而不可得再復也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之所以致重其親於是盡矣。以其一死不可再復臣子故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謂之野。文忠厚忠野心篤厚敬文恭敬有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瘠瘠君子賤野而羞瘠故天子棺槨十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禮記曰天子之棺三其厚三丈棺槨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棺束縮二衡而紼五重八襲鄭云五重謂抗木與茵也今十重蓋以棺槨與抗木合為十重也諸侯已下與禮記多少詳也。未然後皆有衣衾多少厚薄之數皆有襲葬文

章之等以敬飾之。衣謂衣衾禮記所謂君陳衣于庭綯衾士緇衾也食謂遣車所苞遺奠也。襲葬當為綯布畫鄭康成云襲葬棺之牆飾也。襲以木為筐衣以白布畫為雲氣如今之攝也。周禮縫人衣襲柳之材鄭云必先纏衣其木乃以張飾也。柳之言聚也。諸飾所聚柳以象宮室也。劉熙釋名云輿棺之車其蓋曰柳文章之等謂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加帷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二列黻二列畫翼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大夫以下各有差也。正文衣衾案注當本作使生死終始衣食元刻於注頗有刪節今悉依宋本作使生死終始若一足以為人願是先天王之道忠臣孝子之極也。生死如一則人願皆足忠孝之極在此也。天子之喪動四海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大夫之喪動一國屬脩士脩士之喪動一鄉屬朋友。屬謂付託之使主喪也通國謂通好之國也一國謂同在朝之國也。嘉善謝氏

禮論篇

人也。脩士之進脩者謂上土也。一鄉謂一鄉內之
 姻族也。春秋傳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
 月而葬同盟至大夫三月而葬庶人之喪合族黨動州里
 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刑餘罪人之喪不得合族黨獨屬妻子棺椁三寸衣
 衾三領不得飾棺不得晝行以昏殮凡緣而往埋之
 刑餘遭刑之餘死者墨子曰桐棺三寸葛以爲緘趙
 簡子亦云然則厚三寸刑人之棺也喪大記士陳衣
 千序東三十稱今云三領亦貶損之甚也殮道死人
 也詩曰行有死人尚或殮之今昏殮如掩道路之死
 人惡之甚也凡常也緣因也言其妻子如常日所服
 而埋之不更加經杖也今猶謂無盛飾爲緣身也
 反無哭泣之節無衰麻之服無親疏月數之等各反
 其平各復其始已葬埋若無喪者而止夫是之謂至
 辱此蓋論墨子薄葬是以禮者謹於吉凶不相厭者
 至辱之道奉君父也

也。厭掩也。烏甲反。謂不使相侵。絰，纊也。言
 忠臣孝子亦知其閱已。此絰讀爲注，注，屬纊也。或
 曰，絰當爲絰，絰，苦化然，而殯斂之具未有求也。所謂
 反以爲難字非也。然，而殯斂之具未有求也。所謂
 也。垂涕恐懼，然而幸生之心未已。持生之事未輟也。
 卒矣。然後作具之具之故。雖備家必踰日，然後能殯。
 三日而成服。足也。然後告遠者出矣。備物者作矣。故
 殯久不過七十日。速不損五十日。此皆據士喪禮首
 也。是何也。曰：遠者可以至矣。百求可以得矣。百事可
 以成矣。其忠至矣。其節大矣。其文備矣。忠，誠也。節，人
 器用儀制也。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棺者，必誠，必
 必信，勿之有悔焉耳。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
 嘉善謝氏

信勿之有然後月朝卜日月夕卜宅然後葬也月初
 也月夕月未也先卜日知其期然後卜宅此大夫之
 禮也士則筮宅土喪禮先筮宅後卜日此云月朝卜
 宅未詳也當是時也其義止誰得行之其義行誰得
 止之者抑情不肖者企及故三月之葬其類以生設
 飾死者也殆非直留死者以安生也以生之所設器
 用飾死者三是致隆思慕之義也
 月乃能備也

喪禮之凡凡謂常道喪禮禮變而飾謂殯斂動而遠
 禮記子游云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
 陳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久而平
 久則哀殺故死之為道也不飾則惡惡則不哀余則
 如平常也故死之為道也不飾則惡惡則不哀余則
 齋齋與通同翫則厭厭則忘忘則不敬一朝而喪其

嚴親而所以送葬之者不哀不敬則嫌於禽獸矣君
 子恥之故變而飾所以滅惡也動而遠所以遂敬也
 遂成也邇則久而平所以優生也優養生者謂送死
 懼敬不成也久而平所以優生也有已復生有節也
 禮者斷長續短損有餘益不足達愛敬之文而滋成
 行義之美者也皆謂使賢不肖得中也賢者則達愛
 此成行義之美故文飾羸惡聲樂哭泣恬愉憂戚是
 不至於禽獸也故文飾羸惡聲樂哭泣恬愉憂戚是
 反也是相反而禮兼而用之時舉而代御時吉則吉
 凶則凶故文飾聲樂恬愉所以持平奉吉也羸衰哭
 泣憂戚所以持險奉凶也持扶助也險故其立文飾
 也不至於窕冶窕讀為姚姚謂不平之時其立羸衰也不至於瘠

弃立羸衰以為居喪之其立聲樂恬愉也。不至於流

淫惰慢。其立哭泣哀戚也。不至於隘懼傷生。是禮之

中流也。隘窮也。攝猶威也。之怯反中流禮之中道也。故情貌之變足以別

吉凶。明貴賤親疏之節。期止矣。期當為斯外是姦也。雖難

君子賤之。故量食而食之。量要而帶之。相高以毀瘠。

是姦人之道也。非禮義之文也。非孝子之情也。將以

有為者也。非禮義之節。文孝子之真情。將有作為故以邀名求利。若演門也。○注演門未詳。

說豫婉澤。憂戚萃惡。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顏色者

也。說讀為悅。豫樂也。婉媚也。音晚。澤顏色也。歌謠譏笑。潤澤也。萃與頤同。惡顏色惡也。發見也。

哭泣諦號。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聲音者也。譏與傲同。戲謔。

也。說文云。譏悲聲。與此義不同。諦讀為啼。管子曰。豕

人立而譏。古字通用。號胡刀反。○案春秋繁露執贄

篇。羊般之不譏。淮南精神訓。病芻豢稻粱酒醴餽鬻

疵痕者。蹉跎而譏。竝以譏為啼。芻豢稻粱酒醴餽鬻

魚肉菽藿酒漿。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食飲者也。鬻

菽藿喪者之食。卑統黼黻。文織資麤。衰絰菲總菅屨。是吉凶

憂愉之情。發於衣服者也。卑統與禪冕同。衣禪衣而服冕也。禪之言卑也。天子

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卑。以事尊卑服之。諸侯以下

皆服焉。文織染絲織為文章也。資與齋同。即齊衰也。

麤布也。今麤布亦謂之資。菲草衣。蓋如衰然。或當

時喪者有服此也。總。總衰也。鄭玄云。總衰小功之纁

四升半之衰也。凡布細而疎者謂之總。今南陽有鄧

總布。菅茅也。春秋傳曰。晏子杖菅屨也。○注鄧總布

今儀禮無布字。疏房椽須。越席牀第几筵。屬茨倚廬席薪枕

塊。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居處者也。茨。蓋屋草也。屬

而已至疎漏也。倚廬鄭云倚木為廬。謂兩情者。人生一過著地。如倚物者。既葬。柱棺塗廬也。兩情者。人生固有端焉。兩情謂吉與凶。憂與愉。言此兩情。若夫斷之繼之。博之淺之。益之損之。類之盡之。盛之美之。使本未終始。莫不順比。足以為萬世。則則是禮也。人雖自有憂愉之情。必須禮以節制。進退然後終始。合非順孰脩為宜。類之謂觸類而長。比附會也。毗至反。非順孰脩為之君子。莫之能知也。順從也。孰精也。故曰性者本始材朴也。偽者文理隆盛也。無性則偽之無所加。無偽則性不能自美。往之性偽合。然後聖人之名。一天下之功。於是就也。然後謂不分散。言性偽合。故曰天地合而萬物生。陰陽接而變化起。性偽合而天下治。天能生

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載人。不能治人也。宇中萬物。生人之屬。待聖人。然後分也。詩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此之謂也。引此論聖人能并治喪禮者。以生者飾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如死如生。如生如死。終始一也。不以死異於生。始卒沐浴。鬻體飯含。象生執也。儀禮鬻用組。鄭云用組。組束髮也。古文鬻皆為括。也。體謂爪。拘之屬。士喪禮。主人左扱米。實于右。三實一貝。左中亦如之。凡實米。唯盈。鄭云于右。尸口之右。唯盈。取滿而已。是飯含之禮也。象生執。謂象生時所執。或為持。不沐則濡櫛。三律而止。不浴則濡巾。三式而止。律。理髮也。今秦俗。猶以批髮為栗。濡溼也。式與多不備禮也。注批髮。舊本批。作批。誤。案魏志。管輅傳。筮十三物。一名之。惟以梳為批耳。古批作比。漢

禮論篇

嘉善謝氏

書有比疎蓋梳疎而比密也充耳而設瑱士喪禮瑱說文櫛下云梳比之總名云瑱充耳也飯以生稻哈以槁骨生稻米也槁骨貝也術法也前說象其生說褻衣襲三稱縉紳而也此已下說反於生之法也無鈎帶矣縉紳與搢紳同搢也紳大帶也搢紳謂扱於帶也褻衣親身之衣也士喪禮飯哈後乃襲三稱明衣不在算設鈎帶搢笏禮記曰季康子之母死陳襲衣鄭玄云襲衣非上服陳之將以設掩面儼曰髻而不斂也○正文說字疑當作設掩面儼曰髻而不冠笄矣士喪禮掩用練帛廣終幅長五尺儼與還同繫幘讀如繁繁與還義同髻而不笄謂但髻髮而已不加冠及笄也士喪禮笄用桑又云髻用組乃笄此云不笄或書其名置于其重則名不見而柩獨明矣後世略也書其名于旌也士喪禮為銘各以其物也則以緇長半幅經末長終幅廣三寸書銘于末曰某氏某之柩

重以木為之長三尺夏祝鬻餘飯用二鬲縣于重但知其柩也士喪禮祝取銘置于重案薦器則冠有銘皆有名此云無蓋後世禮變今猶然蓋而毋縱薦器謂陳明器也蓋冠捲如兜蓋也縱韜器之冠也有如兜蓋加首之形而無韜髮之縱也蓋之言蒙也冒也所以冒首莫侯反或音冒虛而不實士喪禮壘三醢醢肩廡二禮酒皆有幕蓋宋襄公葬其夫人醢醢百壘曾子曰既曰明器而文無皆實之○此與下所引士喪禮皆見既夕篇中鄭云古作廡有簞席而無牀第此言棺中不施牀第木器不成斲陶器不成物薄器不成內木不成於雕琢不器物不可用也薄器竹葦之器不成內謂有其外形內不可用也或為用禮記曰竹不成內用瓦不成味鄭云成善也竹不可善用謂笙竽具而不和琴瑟張籩無勝也味當作沫沫饋也

而不均。鄭云：無宮。輿藏而馬反告不用也。輿謂輅也。國君謂之輿。藏謂埋也。馬謂駕輅之馬。告示也。言也。士喪禮既啓遷于祖廟。用軸禮記君葬用輅。四綽二碑。夫人葬用輅。二綽二碑。士葬用輅。具生器以適墓。象徙道也。時之器用器也。弓矢盤盂之屬。徙遷改也。徙道其生之道更徙。器當在冢。今以適墓。以象人行。不從常行他道也。略而不盡。貌而不功。趨輿而藏之。金革轡鞞而不入。明不用也。略而不盡。謂簡略而不盡備也。好也。趨輿而藏之。謂以輿趨於墓而藏之。趨者速藏之意。金謂和鸞革車。輿也。說文云。鞞。所以引軸者也。杜元凱云。鞞。在馬。輿或曰。鞞。讀如逸。像也。今謂畫物為鞞。下鞞。皆同義。○注趨者。下俗間本有速也。二字宋本元刻皆無。車輅舊誤。象徙道。又明不用也。以器作車。軼今據爾雅改正。象徙道。又明不用也。以器象其改易生時之用。是皆所以重哀也。有異生時皆所器亦所以明不用。

也。故生器文而不功。明器。貌而不用。生器。生時所用之器。士喪禮曰。用器。弓矢耒耜。兩敦。兩杆。盤。匱之屬。明器。鬼器。木不成。斲竹不成。用瓦不成。沫之屬。禮記曰。周人兼用之。以言不知死者有知無知。凡禮事生。飾歡也。送死飾故。雜用生器與明器也。凡禮事生。飾歡也。送死飾哀也。祭祀飾敬也。師旅飾威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故壙壠其貌。象室屋也。壙。墓中壠家也。禮記曰。適墓不登壠。貌猶意也。言其意以象生時也。或音邈。棺槨其貌。象版。蓋斯象拂也。版。謂車上障蔽者。蓋。車蓋也。斯郭云。輿革前謂之鞞。後謂之第。無帟。絲。葛。縷。其貌以象菲帷。幬尉也。無。讀為幬。幬。覆也。所以覆尸者也。褚同。禮記曰。素錦。褚。又曰。褚。幕。丹。質。鄭云。所以覆棺也。絲。葛。未詳。蓋亦喪車之飾也。或曰。絲。讀為綏。禮記

禮論篇 嘉善謝氏

日畫髮二皆載綬鄭云以五采羽注於髮首也萬讀
 為魚謂以銅魚懸於池下禮記曰魚躍拂池縷讀為
 柳葦字誤為縷字耳菲謂編草為蔽蓋古人所用障
 蔽門戶者今貧者猶然或曰菲當為扉隱也謂隱奧
 之處也或曰菲讀為扉戶扇也幃讀
 為帳尉讀為尉尉網也帷帳如網也抗折其須以象
 椁茨番闕也士喪禮陳明器於乘車之西折橫覆之
 鄭云折如牀縮者三橫者五無簣空事
 畢加之壙上以承抗席抗禦也所以禦止土者椁扞
 也茨蓋屋也椁茨猶墜茨也椁莫干反番讀為藩藩
 籬也闕謂門戶壅闕風塵者抗所以禦土折所以承
 抗皆不使外物侵內有象於椁茨藩闕也○舊本注
 引士喪禮多故喪禮者無它焉明死生之義送以哀
 脫誤今補正敬而終周藏也故葬埋敬藏其形也葬也者藏也所
 敬藏其祭祀敬事其神也其銘誄繫世敬傳其名也
 形體也祭祀敬事其神也其銘誄繫世敬傳其名也
 銘謂書其功於器物若孔悝之鼎銘者誄謂誄其行
 狀以為諡也繫世謂書其傳襲若今之譜諫也皆所

以敬傳其名事生飾始也送死飾終也終始具而孝
 於後世也子之事畢聖人之道備矣刻死而附生謂之墨刻生
 而附死謂之惑刻損滅附增益也墨墨子殺生而送
 之法惑謂惑亂過禮也死謂之賊殉葬殺人也
 與賊同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使死生終
 始莫不稱宐而好善是禮義之法式也儒者是矣
 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鄭康成曰稱人之情
 輕重而制其禮也因以飾羣別親疎貴賤之節而不可益損也故曰無
 適不是之術也羣別謂羣而有別也適往也無往不
 易言所至皆不可易此術或曰適讀
 為創巨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之喪稱情而
 立文所以為至痛極也創傷也楚良反曰久愈遲互
 言之也皆言久乃能平故重
 禮論篇

嘉善謝氏

喪必待三年乃除亦為至痛之極不可甚月而已齊衰苴杖居廬食粥席薪枕塊所以為至痛飾也齊衰禮記作斬衰苴杖謂以苴惡色竹為之杖鄭云飾謂章表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禮以是斷之者豈不以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斷決也丁亂反鄭云復生謂除喪反生者之事也凡生乎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愛其類今夫大鳥獸則失心其羣匹越月踰時則必反鉛過故鄉則必徘徊焉鳴號焉躑躅焉踟躕焉然後能去之也鉛與循也禮記作反巡過故鄉徘徊回旋飛翔之貌躑躅以足擊地也踟躕不能去之貌小者是燕爵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能去之燕爵與鶯雀同故有血氣

之屬莫知於人故人之於其親也至死無窮鳥獸猶羣匹良久乃去況人有生之最智則於親喪將由夫悲哀之情至死不窮已故以三年節之也愚陋淫邪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縱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彼安能相與羣居而無亂乎將由夫脩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隙壁孔也鄭云除也遂之謂不時也故先王聖人安為之立中制節一使足以成文理也禮記作焉為之立中制節鄭云焉猶然立則舍之矣中制節謂服之年月也舍除也王肅云一皆然則何以分之於三年矣半曰至親以期斷鄭云言服之正雖至親是問服斷也天地則已易皆期而除也於期之義也

矣。四時則已徧矣。其在宇中者莫不更始矣。謂萬物
故先王案以此象之也。然則三年何也。鄭云法此變
乃三。曰加隆焉。案使倍之。故再期也。鄭云言於父母
期由九月以下。何也。由從也。從大。曰案使不及也。鄭
言使其恩。故三年以為隆。總小功以為殺。期九月以
為間。間厚也。殺減也。所介反。間。廁其。上取象於天下
取象於地。中取則於人。人所以羣居和一之理盡矣。
鄭云。取象於天地。謂法其變易也。自三年以至總皆
歲時之數。言既象天地。又足盡人聚居粹厚之恩也。
○注。恩字。俗本在聚居上。宋本上下皆有。今案。上故
恩字。衍去之。下恩字。元刻作理。即依本文。似未是。故
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支者也。夫是之謂至隆。人道使

成忠孝。鄭云。言三年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
之喪。喪禮之最盛也。
不變。謂君之喪。所以取三年。何也。問君之喪。何取。曰。君
者。治辨之主也。文理之原也。情貌之盡也。相率而致
隆之。不亦可乎。治辨。謂能治人。使有辨別也。文理。法
也。致至也。言人所施忠敬。無盡於君者。則詩曰。愷悌
臣下。相率服喪。而至於三年。不亦可乎。
君子。民之父母。彼君子者。固有為民父母之說焉。父
能生之。不能養之。養。謂哺乳之。母能食之。不能教誨
之。食。音嗣也。君者。已能食之矣。又善教誨之者也。虞。謂祿
謂制也。三年畢矣哉。君者。兼父母之恩。以乳母飲食之
者也。而三月慈母衣被之者也。而九月君曲備之者

也。三年畢乎哉。飲曲備謂兼得之則治失之則亂文之
至也。文謂法度也治亂所得之則安失之則危情之
至也。情謂忠厚使人去危兩至者俱積焉以三年事
之猶未足也直無由進之耳。直但故社祭社也稷祭
稷也。社上神以句龍配之稷百穀之神而巳神郊者并百王
於上天而祭祀之也。百王百神也或神字誤為王言
兼父母者也三月之殯何也。此殯謂曰大之也重之
也所致隆也所致親也將舉錯之遷徙之離宮室而
歸丘陵也先王恐其不文也是以繇其期足之日也
所至厚至親將徙而歸丘陵不可急遽無文飾故天
故繇其期足之日然後葬也繇讀為由從也

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皆使其須足以容事事
足以容成成足以容文文足以容備曲容備物之謂
道矣。須待也謂所待之期也事喪具祭者志意思慕
之情也。悻詭吧優而不能無時至焉。悻變也詭異也
之貌吧優氣不舒憤鬱之貌爾雅云優吧也郭云嗚
吧短氣也言人感動或憤鬱不能無時而至言有待
而至也悻音革吧音邑優音愛吧宋本作吧案爾
雅作吧陸德明釋文作吧烏合反今從元刻作吧
故人之歡欣和合之時則夫忠臣孝子亦悻詭而有
所至矣。歡欣之時忠臣孝子則感動彼其所至者甚
大動也。言所至之情甚大感動也案屈然已則其於至意之情者
惆然不謙其於禮節者闕然不具也。屈竭也屈然空然
惆然不謙其於禮節者闕然不具也。惆然悵然也

足也言若無祭祀之禮空然而已則忠臣
 孝子之情悵然不足禮節又闕然不具也故先王案
 為之立文尊尊親親之義至矣文謂祭故曰祭者志
 意思慕之情也忠信愛敬之至矣禮節文貌之盛矣
 苟非聖人莫之能知也聖人明知之士君子安行之
 官人以為守百姓以成俗其在君子以為人道也其
 在百姓以為鬼事也以為人道則安而行之以為鬼事則畏而奉之故鍾鼓
 管磬琴瑟竿笙韶夏護武洵桓簡簡象是君子之所
 以為憚詭其所喜樂之文也因說祭遂廣言喜樂哀
 感動而為之文飾也喜樂不可無文飾故制為鍾鼓
 韶夏之屬節音朔賈逵曰舞曲名武洵桓皆周頌篇
 名簡未詳象周武齊衰苴杖居廬食粥席薪枕塊是
 王伐紂之樂也

君子之所以為憚詭其所哀痛之文也感動其所哀
 文飾故制為齊衰苴杖之屬言本皆因於感動也師旅有制刑法有等莫不
 稱罪是君子之所以為憚詭其所敦惡之文也所以
 討有罪制謂人數也有等輕重異也敦厚也厚惡深
 惡也或曰敦讀為頓頓困頓也本因感動敦惡故制
 師旅刑法以為文飾○案方言七諄憎所疾卜筮視
 也宋魯凡相惡謂之諄憎敦與諄音義同卜筮視
 日齋戒脩涂几筵饋薦告祝如或饗之視日之吉凶
 項燕視日脩涂謂脩自宮至廟之道塗也几筵謂祝
 筵几于室中東面也饋獻牲體也薦進黍稷也告祝
 謂尸命祝以嘏于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
 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肩
 壽萬年勿替引之如物取而皆祭之如或嘗之物取
 或飲饗其祀然也如物取而皆祭之如或嘗之
 皆取也謂祝命接祭尸取菹換于醢祭于豆間佐食
 取黍稷肺投尸啐祭之又取肝換于鹽振祭齊之是

也。如或嘗之。謂以尸啐。母利舉爵。當云無舉利爵。即
齊之。如神之親嘗然也。尸謂主人設尊酌以獻尸。賓出
也。主人有尊。如或觴之。尸飲之。如神飲其觴然。賓出
主人拜送。反易服。即位而哭。如或去之。此雜說。喪祭
服。反喪服也。賓出。祭事畢。哀夫敬夫。事死如事生。事
即位而哭。如神之去然也。哀夫敬夫。事死如事生。事
亾如事存。狀乎無形影。然而成文。見鬼神有類乎無
形影者。然而足以
成人道之節文也。

荀子卷第十三

荀子卷第十四
樂論篇第二十

○此卷各本皆無注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無樂。樂
則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而人之道。聲音動靜。性術
之變。盡是矣。故人不能不樂。樂則不能無形。形而不
為道。則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以
道之。使其聲足以樂。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謬。
○禮記樂記作論而不息。史記樂書作綸而不息。此
作認。乃諛之訛。莊子人間世篇氣息弗然。向本作諛。
崔本亦同。案詩南有喬木。不可休息。使其曲直繁省。
息。亦是思字。此二字形近易訛也。
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繫省。史記同。使夫

荀子

卷十四 樂論篇

嘉善謝氏

邪汙之氣無由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而墨子非之。柰何。有非樂篇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鄉里族長之中。長少同聽之。則莫不和順。故樂者。審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飾節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禮記作節奏合足以率一道。足以治萬變。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之。柰何。故聽其雅頌之聲。而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屈伸。而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而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出所以征誅也。入所以揖讓也。征誅

揖讓其義一也。出所以征誅。則莫不聽從。入所以揖讓。則莫不從服。故樂者。天下之大齊也。中和之記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之。柰何。且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先王喜怒皆得其齊焉。禮記是齊作儕是故喜而天下和之。怒而暴亂畏之。先王之道。禮樂正其盛者也。而墨子非之。故曰。墨子之於道也。猶瞽之於白黑也。猶聵之於清濁也。猶之楚而北求之也。夫聲樂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謹為之。文樂中平。則民和而不流。樂肅。其則民齊而不亂。民和齊

則兵勁城固敵國不敢嬰也。如是則百姓莫不安其處，樂其鄉，以至足其上矣。然後名聲於是，白光輝於是，大四海之民莫不願得以為師，是王者之始也。樂姚冶以險，則民流，鄙賤矣；流侵則亂，鄙賤則爭，亂爭則兵弱，城犯敵國危之。如是則百姓不安其處，不樂其鄉，不足其上矣。故禮樂廢而邪音起者，危削侮辱之本也。故先王貴禮樂而賤邪音，其在序官也。曰：脩憲命，審誅賞，禁淫聲，以時順脩，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太師之事也。墨子曰：樂者，聖王之所非也，而儒者為之過也。君子以為不然，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

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夫民有好惡之情，而無喜怒之應，則亂。先王惡其亂也，故脩其行，正其樂，而天下順焉。故齊衰之服，哭泣之聲，使入之心悲；帶甲嬰鞬，歌於行伍，使入之心傷；姚冶之容，鄭衛之音，使入之心淫；紳端章甫，舞韶歌武，使入之心莊。故君子目不聽淫聲，目不視女色，口不出惡言。此三者，君子慎之。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亂生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治生焉。唱和有應，善惡相象。故君子慎其所去就也。君子以鐘鼓道志，以琴瑟樂

心動以于威飾以羽旄從以磬管○元刻作簫管與禮記同故其清明象天其廣大象地其俯仰周旋有似於四時元刻周旋作隨還故樂行而志清禮脩而行成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莫善於樂○宋本作美善相樂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故樂者所以道樂也金石絲竹所以道德也樂行而民鄉方矣故樂者治人之盛者也而墨子非之且樂也者和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合同禮別異禮樂之統管乎人心矣窮本極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偽

禮之經也墨子非之幾遇刑也明王已沒莫之正也愚者學之危其身也君子明樂乃其德也亂世惡善不此聽也於乎哀哉不得成也弟子勉學無所營也○勉元刻作免古通用聲樂之象鼓大麗○宋本鐘統實磬廉作天麗制竽笙簫和箎籥發猛塤箎翁博瑟易良琴婦好歌清盡舞意天道兼鼓其樂之君邪故鼓似天鐘似地磬似水竽笙簫和箎籥似星辰日月鞀柷拊壘控揭似萬物曷以知舞之意曰目不自見耳不自聞也然而治俯仰誦信進退遲速莫不廉制盡筋骨之力以要鐘鼓俯會之節而靡有悖逆者眾積意譁譁乎元

刻無意字。諱說文作諱云。語諱也。直商切。元刻正同。

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案禮記鄉飲酒義此為孔子之言句首

孔子曰三字似當有

主人親速賓及介而眾賓皆從之。至于門

外主人拜賓及介而眾賓皆入。貴賤之義別矣。

○兩皆字

元刻作自與禮記同

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

之節繁及介省矣。至于眾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醉而

隆殺之義辨矣。

○元刻而字下有降字與禮記同

工入升歌三終。主

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

告樂備。遂出。二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

不流也。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眾賓。少長以齒。終

於沃者焉。

○元刻沃下有洗字與禮記同

知其能弟長而無遺也。降

說履升坐脩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

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

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

亂。此五行者。是足以正身安國矣。

○元刻無是字與禮記同

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亂世之徵。

○舊本不提行今案當分段

其服組。其容婦。其俗淫。其

志利。其行雜。其聲樂險。其文章匿。而采其養生無度。

其送死瘠墨賤禮義。而貴勇力。貧則為盜。富則為賊。

治世反是也。

